

民國年間的武昌佛學院(上)

武昌佛學院是近代中國的一所著名的佛教學院。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一日(農曆七月二十日)正式成立。它以打破舊宗派的固執成見，革新中國的佛學思想，吸收新思潮、新方法，發揚中國的佛學為宗旨，在數十年中，培養了一批新型的佛學研究人才，從而在國內外享有盛譽。因此，武昌佛學院在中國近代僧才教育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。

一、創辦經過

舉凡一九二二年春，太虛在漢陽歸元寺講《圖覺經》。當時前往聽講的，除了歸元寺僧人及湖南、湖北各地的僧眾三、四百人外，尚有陳元白、李隱塵、皮劍農、王森甫、蕭覺天、李德本等男女居士一百餘人。因太虛早有創辦佛學院以培養新型的佛學研究人才的志願，故於講經之際，即與陳元白、李隱塵、王森甫等多次商議，認為要更好地弘法利生，必須設立佛學院，廣培師範人才。這些意見，得到許多護法居士的贊同。於是即在漢陽、武昌兩處探尋佛學院院址。原擬在武漢大學的東湖某處，置地建屋，後因秋季即須開學，在時間上已來不及，最後只得於四月初，在武昌通湘門內覓得黎少屏(邵平)君的住宅，作為院址。該處條件

高振農

甚好，四周空曠，門前堂皇壯麗，宅中有林沼花園，只要稍加修繕，即可適用。遂議價一千五百元取得斯屋。院址確定後，即在皮劍農家召開了發起人會議，成立了武昌佛學院籌備處，推李隱塵為籌備處處長。同時確定皮劍農為會計，趙南山為庶務，王幼農(出家後名大剛)為文牘，分別負責房屋的修造及器物的置辦等，如改造講堂、行政處、齋堂、寢室，添建廚房、浴室、廁所等。此外，還根據太虛擬定的佛學院大綱，由胡瑞林、皮劍農等起草了《佛學院章程》，太虛則親自撰寫了《佛學院緣起》。其時先是有李隱塵、王森甫、胡子笏、湯鑄新、皮劍農、陳元白、蕭止因、熊雲程、蕭覺天、趙子中、孫自平、王韻香及長沙正信會周可均等三十餘人自認為創辦人，每人每年負擔經費四百元。是年農曆四月初八浴佛節，於漢口佛教會舉行隆重的禮請儀式，禮請太虛任院長。旋即刊佈招生通告。同年六月底，佛學院修理完竣，購買設備亦大致就緒。太虛院長即聘請空也、史一如等任佛學教員，杜漢三等任國文教員，作授課的準備。七月初，各地學生陸續前來佛學院報考，由大覺任學監，負責管理。同時，籌備處處長李隱塵即邀集創辦人到佛學院開會，宣佈撤消籌備處，按章程成立院董會，原創辦人皆改稱院董。適梁啟超在武

昌中華大學作暑期講演，亦到佛學院加入院董會，並被推為佛學院第一期院董會董事長（後委托陳元白代理）。又推李隱塵為院護，兼任副院長，作為院董會與院長間的聯絡，協護一切。農曆七月二十日（公曆九月十一日），學生入學考試結束，共錄取學生八十餘人，即如期舉行開學典禮。是日院董、來賓濟濟一堂，氣氛熱烈。

二、辦學情況及其成就

武昌佛學院成立後的第一期為專修科，根據太虛院長所定的學制，依照禪林規範設施學校功課。每日上課五、六小時，自習三、四小時。此外，早誦坐禪和晚誦各一小時。一日三餐，亦採用叢林齋堂制。根據《章程》規定：以「招集有志學佛之人，不分緇素，授以佛學，俾行解相應，能宏法利世為宗旨」。學制定為三年。第一、二學期，悉照原來預訂的課程講授。其中第一學期主要令學生生起對佛法的基本信心及傳授佛學常識。在佛教典籍方面，由空也講《楞嚴經》；太虛講世親的《發菩提心論》和《瑜伽真實品》；史一如講小乘佛學，主畏講從日文翻譯過來的《小乘佛學概論》和《俱舍頌講話》。佛教史方面，由太虛講《佛教各宗派源流》；史一如講《印度佛教史》。同時授以研究佛學的基礎知識，由太虛講《八囀聲》、《六離合式》等；史一如譯講《因明入正理論講義》和《印度六派哲學》等。另有漢語、日文、英文等，則根據學生程度分班進行教學。當時入學學生八十餘人，僧俗兼收，其中僧學生有漱芳、能守、默庵、會覺、觀空、嚴定、法尊、法舫、量源等；居士學生有程聖功、陳善勝（後出家名淨嚴）、張宗載、寧達蘊等。時在佛學院工作的王幼農、陳維東等亦住院旁聽。此外尚有一批院外的僧人和居士前來聽課，故學生最多時達百餘人。

第二學期，佛學院先後添聘了張化聲、唐大圓等為教授。所

講課程，佛學方面以三論為中心，由張化聲講《中論》；太虛親自講《三論玄要》及《十二門論》、《百論》。史一如繼續講《印度佛教史》、《印度六派哲學》及《因明入正理論講義》等；空也講《大般若曼殊室利分》；唐大圓則主要講授中國哲學。時佛學院還辦有附屬小學，由能守負責，請默庵、程聖功、陳維東等授課。夏初，續有芝峯、超一等前來求學。

第三學期，佛學院添聘了李慧空、陳濟博等為教授。院長太虛感到佛學院採用禪林的管理辦法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，學監一職也不易得到適當的人。又因學生程度不一，二個學期下來，淘汰了一些，自動退學了一些，也有轉學新來了一些，但總數比前已減少，加起來不過近六十名。於是決定將這一期學生提前畢業，另定改善的辦法。因此在第三學期開學時即向學生宣佈，改三年畢業為二年畢業，將原來第二年、第三年的學程縮短為第二年。原定的課程是：第二學年以法相唯識學為中心；第三學年以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等台、賢、禪、淨、密、律為中心。改制以後，從第三學期起。台、賢、禪、淨、密、律的課程大大減少，配合在唯識學年中講授。這一學年，主要由太虛講《成唯識論》。其他如天台宗僅講了《教觀綱宗》，禪宗僅講了《古潭空月》，賢首宗由妙闊講了《賢首五教義》。此外，有唐大圓講了《解深密經》和上學期未講完的中國哲學，張化聲講了西洋哲學和上學期未講完的《中論》，陳濟博講上學期未講完的《印度六派哲學》和《中國佛教史》。

第四學期，由太虛續講《成唯識論》。同時講授關於淨土的《彌勒上生經》和《彌陀經》；關於戒律的《瑜伽菩薩戒》。其他還有妙闊講了《楞伽經》，大勇講了《密宗綱要》。暑假前，第一期學生舉行畢業考試，共畢業六十餘人。旋由院董會商定了改制辦法及續招新生等事宜。同時從畢業生中挑選出二十名優秀者留院繼續研究，其餘則各回原地。

一九二四年夏，武昌佛學院開始招收第二期學生。此時，太虛根據他的改革計劃，除了從第一期畢業生中選擇優材生二十人留院另設研究部外，只計劃招收受過比丘戒的大學部學生四十名。並將寄宿舍改為彷彿禪堂的廣單制，先注重律儀訓練，嚴格生活管理，以為實行整理僧制的基本。但這些改革措施，沒有得到院董會的支持。當時的院董會（董事長已由梁啟超改為湯薌銘）堅持要按第一期的辦法，兼收在家學生。同時院護李隱塵亦不同意太虛的主張，以致這些改革辦法無法實行。結果第二期所招四十名學中，仍有一部分在家學生。其中有大醒、寄塵、亦幻、墨禪、虞佛心、迦林、恆漸、枕山、蘇秋濤等。學制改專修科為大學部，另成立研究部。院長太虛聘請善因、張化聲、唐大圓等負責講授，太虛唯擔任指導研究生的研究。

與此同時，設在鼓架坡的佛學女眾院也招生開學，由李德本為董事長，李隱塵為院長，李德瑛為學監。尼俗兼收，共有學生二十餘人。所有功課大部分由武昌佛學院教師及研究生兼授。

武昌佛學院第二期開學後不久，院長太虛胃病大發，身體欠佳，加上他的改革計劃未能實現，一切仍按他人的意見辦理，因而減少了他對辦院的熱心，從而鬆懈了他的責任感。於是在是年秋末，乃將院務分別佈置停當，留下了一封致院董會函，收拾好隨身所帶的行李，於臨行前半小時，突然召集院中教職員工（時學生正在上課），宣佈院長職務暫由善因代行，其餘各教職照常。講畢即乘輪船離開武昌佛學院，經南京轉上海，展轉到達寧波鄞江橋的一個巖洞隱居養病。直至是年臘月底才又回到武昌佛學院。

一九二五年春，太虛在武昌佛學院及女眾院的開學典禮大會上對學生作訓示後，即離院，院務仍由善因等負責。直至一九二六年夏，始又返回武昌佛學院暫住數日，並對第二期學生略有開示。這次離院後，就很少再回去。當時武昌佛學院研究部人員已

全部離院，僅存第二期學生約三十人。總之，武昌佛學院第二期的學生，實際上很少受到太虛的直接教導，只有大醒、亦幻、寄塵、墨禪、虞愚等少數幾個人，後來跟隨在太虛左右繼續學習。

一九二六年秋天，國民革命軍圍攻武昌，院中員生星散，院屋十之八九為軍隊所佔，僅留大敬等少數幾個人留下看守餘屋，院董會也無形中停止活動。一九二七年，除少數幾個人在院中自修、看守校舍外，別無其他研究活動。

一九二八年，太虛出遊歐美，在法國巴黎發起籌組世界佛學苑，同時來電武院，建議把世界佛學苑總苑設在中國，囑大敬、法舫等作好準備。於是，當時留院的法舫、大敬即和王森甫等一起，在武昌佛學院內成立了世苑籌備處，徵求苑董，籌募基金。

一九二九年，唐大圓居士返鄂，任教於武漢大學，住在武昌佛學院。法舫即偕大敬與唐大圓商議，恢復武昌佛學院，成立研究所。經過醞釀、籌備，推定大敬任主任，唐大圓和法舫負授課之責。後張化聲也回院，共同授課。不久，大敬辭職，院務由法舫負責。其時妙闊法師也一度回到武漢在佛學院授課。當時學生不是很多，但仍陸續有一些前來就學，塵空法師就是這一時期的學員之一。不久，太虛出遊歐美諸國歸來，回到武院，即與法舫、王森甫等商議，擬在院中設立世界佛學苑研究部，從事佛學研究。取得一致意見後，即由原院董王森甫、趙子中、熊雲程、蕭覺天等議定，院董每人每年捐助二百元或一百元，作為研究經費。同時擴大院董會，吸收鍾益亭、王達五、羅奉僧、李子寬等加入院董，成立新的院董會、推舉王森甫為院董事長，李子寬為院護（一說李子寬任董事長）。世苑研究部成立後，研究活動稍有開展，但因院屋大部被佔，研究工作有名無實。

一九三〇年，太虛曾回武昌佛學院小住。此時他在北平發起成立世界佛學苑籌備處，命當時在武院具體負責的法舫到北平負責籌建工作。法舫乃辭去武院職，偕同塵空一起前往北平柏林

寺，與臺源、常惺等共同創辦世界佛學苑北平教理院。此時的武昌佛學院即由會覺負責。由於院舍大部分仍為軍隊所佔，故院內一切研究仍呈勉強維持的狀態。

一九三一年底，法舫由北平回到武昌，繼續主持武昌佛學院，同來的有塵空、本光、寂安、葦舫等。時院中尚有談玄等。當時武漢水災空前，武院全體人員即到漢口佛教正信會協助辦理賑災學校，研究工作無形停頓。

一九三二年夏，由於武院員工、院護、院董等歷往交涉，院中駐軍（包括軍校、醫院）全部遷走，房屋全部收回。太虛即在武院籌備世界佛學苑圖書館，集研究員於中從事佛學研究，時由法舫任籌備主任，進行圖書資料的集中、整理。於是，法舫先將院中原有圖書進行整理，又命談玄去上海將太虛藏書運來，再把暹羅（今泰國）、日本等國捐贈的藏經，集中在一起。同時添置各種文字的經論及世俗新書典籍。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，於是年九月二十五日舉行開幕典禮。是日天氣晴朗，又值星期日，武漢各界代表及佛教團體、諸山長老共百餘人參加了典禮大會。世界佛學苑苑長太虛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。他首先總結了武昌佛學院的辦理經過，認為武院創辦以來經歷了三個時期：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六年為武院的極盛時期；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一年為武院的衰落時期；一九三二年起則是武院的中興時期。

其次，敘述了世界佛學苑圖書館成立之經過。大意謂自從在巴黎發起成立世界佛學苑以來，即議定總苑設在中國，故先就武院設籌備處。因時值困難時期，總苑苑址一時不能進行修建，故第一步先在武院設圖書館，招集研究員；第二步收集各種文字的經論典籍，整理編譯；第三步進行總苑建設，先將總苑辦好，然後推及全國，擴充到全世界；第四步實行我佛教救世救人主義，使佛法普及一切，改善社會人心，以期世界大同，造成人間淨土。這就是世界佛學苑的建設步驟和世苑圖書館所以要先行成立的道

理。

第三，介紹了世苑圖書館的組織。圖書館以各種大藏經為初期建立之基礎，以各佛學院畢業及有相當程度之學僧為專門研究員，用考校及編譯兩種工作將佛教故有典籍進行整理，使之成為不限時代，不限方所而為今後世界共同的財富。館外又附設特約研究部、特約閱覽室，均發放特約券，以便館外人士之研究和閱覽。又設普通閱覽室、通俗宣講所，平民小學校，以便利附近居民閱覽佛書，聽講佛法，也方便附近兒童入學就讀。研究員除在本館進行研究外，另有公共禮佛場、個人行持處，供他們每日修持，以求實際證悟。（塵空：《世界佛學苑圖書館開幕記》，《海潮音》第一三卷第十一號）

其時，世界佛學苑圖書館推方本仁居士為館董事長。又陸續有黃文植、王述曾、賀衡夫、陳經畚、劉覺生、張振遠、蕭懷先、張功九、余瑞卿、何慶鎔等加入為館董。同年冬天，由芝峯、會覺分任編譯和考校主任，在館中任研究員及職員的有印順、談玄、塵空、慈舫、本光、葦舫、洪林、力定、心月、竺摩、止安、月耀、周觀仁、李有秋、周于棟、李子初等。一時人才濟濟，研究工作頗有進展。當時所研究的課題和人數有：研究《四阿含》的一人，研究律儀的一人，研究小乘論藏的三人，研究小乘三藏的一人，研究般若法性的三人，研究法相唯識的三人，研究密宗的一人，研究禪宗的二人。他們研究的成果，均在《海潮音》雜誌上發表。為了交流研究情況，相互啟發，又於每星期有研究員論議會，即由講演者提出個人研究之心得或問題，再由他人問難或討論，俾得勝義全彰，問題明白解決。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兩年來，研究員的論議會共進行了二十九次，演講的題目有《辦心中心咒之真偽》（談玄）、《宗教與人生》（會覺）、《般若與禪宗》（本光）、《小乘佛學變遷之概觀》（葦舫）、《比丘戒之大綱》（塵空）、《西藏佛教》（芝峯）、《俱舍學之鳥瞰》（寂安）、

《世界大戰與佛教新運動》(法舫)、《中有身之研究》(清虛)、《律學研究》(紹裝)、《唯識學的種子概要》(守志)、《佛學與辯證法》(會覺)、《無表色》(葦舫)、《唯識四家四分之異說》(寂穎)、《俱舍論的律儀大綱》(清虛)、《四阿含研究》(力定)、《述解深密經大意》(心過)、《賴耶緣起研究》(洪林)、《攝大乘研究》(慧敏)、《受戒之研究》(談玄)、《阿賴緣起與如來藏緣起之研究》(法舫)、《阿育王與梁武帝》(談玄)、《三論宗大意》(印順)、《唯識學與心理學之比較》(洪林)、《中國律宗宏傳之演變》(葦舫)、《從原始佛教觀察釋尊之生活》(力定)、《實現東方文化》(法舫)、《我之密宗觀》(談玄)、《行解之抉擇》(印順)等。

世苑圖書館成立後，由於經濟比較充裕，故成績非常顯著。當時圖書館主任法舫曾擬定了一個五年計劃，基本上都實現了。在這五年中，主要進行了兩方面的工作。一是充實研究工作者的隊伍。由於原有研究員太少，而合格的研究員更少。法舫等有鑒於此，即在太虛的領導之下，開辦研究員預習班。學員條件，要求文理清通，曾在各佛學院受二年以上之佛教教育者，來館補習專門基本佛學，每日規定二小時之講授。其內容：第一注重小乘佛學之講授，以《俱舍論》、《成實論》為中心。第二注重於法相唯識學之講授，以《五蘊》、《雜集》、《攝論》、《成唯識》、《辨中邊》、《深密經》為中心，並旁及於《顯揚》、《瑜伽》之研究。第三注重法性般若之講授，以《中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掌珍論》、《文殊般若》為中心。對於這些基本佛學注重講授，俾作深入的研究所。其他如天台、華嚴、律宗、真言、淨土、禪宗等，待升入研究員時再作廣泛深入的研究。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六年，預習班曾先後招生二次。如雨望、智定、雨曇、敏智、覺民、明性、道屏、慧敏、常根、心彝、肇啟、養波、永學、澄光、洗凡、儼然、福然、茗山、楊星森等，都是這兩期的研究預習生，後來大部分升為研究員。二是購買和徵集圖書。數年中購買的圖

書有《宋版大藏經》、《大正藏續刊》、《真言宗叢書》、《四庫珍本》、《四部備要》及各種單行本等；徵集的圖書有太虛的《萬有文庫》，劉覺生的《圖書集成》，王新基的《二十四史》及其他誌書，還有各方捐贈之新購單行本書籍百種。據一九三四年七月統計，世苑圖書館當時已擁有圖書(包括武昌佛學院原有的)總計二二四二八種，二四二三〇冊，一一一〇〇〇卷。當時曾進行分類編目，便於借閱。

一九三四年九月，太虛對世界佛學苑圖書館館員作了重要講話，闡述了該館的修學宗旨及研究方針。

他在講到『修學的宗旨』時說：『世界佛學苑圖書館，是專門研究佛學的圖書館，故所藏的圖書以佛學為主』，『與普通供人閱覽的圖書館不同』。『世界佛學苑圖書館的工作分為考校與編譯二部』。『所謂考校者，疑之未決就要考，如一部經論，或一卷一章一段一字，其文或義有疑惑的都要去考證。校是有異本則校，同一本經，如有幾種不同的譯本，或有幾種不同的刻本，那末就要做校對同異的工夫。所謂編譯者，編即編輯，將各種已考校過的佛典編為一類一宗一系的大藏經，或編成叢書，如《世親叢書》、《龍樹叢書》等等。譯是翻譯，即將現在世界上各國民、各文語所流通的佛典作互相的翻譯。比方中國內地沒有的，中國西藏地區和印度、日本、錫蘭(今斯里蘭卡)等地有的，那就將藏文、梵文、巴利文、日本文的佛典譯成漢文；設使中國有的，外國沒有的，那就將漢文的佛典譯成各種外國文，俾各國人士讀誦受持。而本館的事業就在考校與編譯這一點。若是要考校編譯，必須要有人才方可，所以本館設立考校與編譯二部的研究室，集研究員從事考校與編譯的研究工作。但是，這種研究員的人才，在現代中國僧伽中是不易多得的，因此便設立研究員預習班，以養成研究員為鵠的。所以現今在此修學的預習員，須要認真目的，然後才有良好的結果。』

在談到『研究的方針』時，他指出：『考校編譯的工作，第一個條件要對於我國的佛學，或某宗、某系的經論文字，總要有徹底的明了，徹底的認識，對於中心的思想都要抓得住，這樣才行。不然經論上的文字都不懂，理論尤其莫名其妙，還配得上做考校、編譯的工作嗎？所以預習研究員在這期間就要練習這種考校、編譯工作，要預備作一系一系的專門研究，才能精深專一，才能做到登峯造極，登堂入室。若是不專門研究一系，只是作廣泛的瀏覽，這畢竟與我們沒有多大的裨益』。

爲此，他規定了『六系』作爲研究員研究的標的：

甲、『五三共法系。五即是五乘：一、人乘，二、天乘，三、聲聞乘，四、獨覺乘，五、菩薩乘。三就是三乘：一、聲聞，二、獨覺，三、菩薩。合攏起來說就是五乘、三乘所共的佛法。但是三乘共法亦即小乘，五乘共法亦即人天乘，均包括在聲聞藏裏了。平常講小乘意存毀譽，其實錯了，小乘亦爲大乘階梯。而此系以《俱舍》爲中心，旁及《阿含》諸經，《婆沙》、《六足》、《集異門足論》、《法蘊足論》、《施設足論》、《識身足論》、《品類足論》、《發智論》、《正理》等論。』

乙、『小大律藏系。律藏中很多的如《四分律》、《五分律》、《十誦律》、《僧祇律》、《說一切有部律》等，都是小乘律。而大乘律則散見經論，即《梵網菩薩戒》和《瑜伽菩薩戒》等。雖中國歷來所行的是南山宗《四分律》，但今此研究律藏不僅是專研南山《四分律》而已，應當研究大小乘所有的不同戒律。』

丙、『法相唯識系。法相唯識是印度原有的，依彌勒菩薩所說的《瑜伽師地論》爲本，以《成唯識論》爲綜合。所依的典籍有六經（一《華嚴經》，二《解深密經》，三《如來出現功德經》，四《大乘阿毗達磨經》，五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，六《大乘密嚴經》）十一論（一《瑜伽師地論》——本論，二《百法論》，三《五蘊論》，四《顯揚

聖教論》，五《攝大乘論》，六《阿毗達磨雜集論》，七《辨中邊論》，八《二十唯識論》，九《成唯識論》，十《大乘莊嚴經論》，十一《分別瑜伽論》——這十部是支論，尙有其餘附屬的經論。』

丁、『般若中論系。般若中論系就是法性，在中國亦名三論宗。以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爲依據，以《大般若經》爲本。或名四論宗，三論外加一《大智度論》。因以《大般若》、《中論》爲中心的思想，所以名爲般若中論系。此宗創自龍樹菩薩，龍樹菩薩是印度建立大乘佛法的始祖，而此宗《中論》與整個的佛學有大而且切的關係，所以研究佛法，般若中論系是不可不研究的。』

戊、『中國台賢禪淨系。天台、賢首、禪宗、淨土，這四宗是中國創立的，可算是中國的佛學，所以名它爲中國台賢禪淨系。天台宗是北齊慧文大師讀《中論》、《智論》，悟一心三觀之旨，傳南嶽慧思大師，依之悟法華三昧，證六根清淨會；三祖智者大師從以修習，得法華三昧之前方便，乃傳其觀法，以《法華》廣宣教義。因爲居浙江台州天台山，故名天台宗。賢首宗是中國杜順和尚，居終南山，依六十《華嚴》修法界觀行，製華嚴法界觀。此宗教義至賢首國師始弘傳，所以名爲賢首宗。禪宗雖是印度南天竺菩提達磨泛海到中國來傳教，但是成立爲一宗也是在中國建立的，亦可算是中國的佛法。禪宗大盛於唐、宋，與我國思想界的關係尤爲密切。淨土宗是希求往生阿彌陀佛之極樂淨土爲宗旨，所依之典籍有三經（一《無量壽經》，二《觀無量壽佛經》，三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）、一論（即菩提流支所譯之《往生淨土論》）。此宗之創始者是廬山慧遠大師，所以亦是中國獨有的。這四宗可作爲一系的研究。』

（未完）